

如果高球來做國足主帥

吳明



前日，內地著名作家劉震雲參加了河南電視台的一檔節目。面對故鄉媒體，劉震雲還不斷「秀」河南人的風趣幽默，他提到了最近火熱的足球：「『蹴鞠』是足球的祖先，世界杯辦錯時間了，應放在宋朝去辦，高球當中國隊教練……」

讓高球來做國足教練，這倒是個新鮮主意。中國足球這麼多年來裹足不前，甚至被世界水平拋得越來越遠，連亞洲的前列都成了奢望，我一直想辦法，卻一直找不到辦法。這作家劉震雲的主意，不禁讓我眼前一亮。如果讓高球來做國足主帥，中國足球會怎麼樣呢？我們不妨想想一吧。

首先，高球有文化，會「玩」，綜合素質高，說不定會帶出一批各方面都很突出的高質量球員。雖然《宋史》中並無高球的傳記，而《水滸傳》裡的高球又頗為不堪，但看一些野史，我們能發現高球是個人才。南宋王明清的《揮塵後錄》如此評價高球：「高球者，本東坡先生小史《筆札類事》。原來，高球做過蘇軾的「秘書」，文筆還不錯，那自然不是等閒之輩。在有文化的同時，高球還有高超的球技，正如《水滸傳》裡所寫：「那身份，模樣，這氣球一似鰻膠黏在身上的！」這樣一個文武雙全的教練，可能正是國足缺少的。

其次，高球有一「玩人」的手段，能讓球員怕他，就他那個手腕兒，估計沒哪個國腳敢跟他「咋刺過」。高球的手段，豹子頭林冲是領教過的。豹子頭許人也，八十萬軍總教頭，估計來武的話沒幾個能行。高球沒來硬的，導演處，如何敢無故輒入「時」，早就黃花菜都涼了。以後，要不是魯智深以及林冲「逼上梁山」的話，豹子頭早就成「紅燒獅子頭」了。這樣的主教練，若是哪個國腳不服，那說不定就會在去喝湯、吃飯、娛樂的時候被下套，也「誤入白虎堂」一把。這樣的主教練，誰不怕呀！

最後，高球有極強的心理素質，是思想工作高手，能吸引一大批人，籠絡一大批人，在他的領導下，國足會是一個很團結的隊伍。水泊梁山，一百零八條好漢，謀士有奇謀妙計。可是，這批人最終都被朝廷給招安了，為士有奇謀妙計。可是，這批人最終都被朝廷給招安了，為

活出自己

牟鳳嬌

人是群體性的動物，所以大多數人都會改變自己，努力適應他所處的群體。別人笑，自己也跟著機械地笑；別人哭，至少也要跟着免死狐悲一下。否則，就會被人視為格格不入的怪物。於是，本來有棱有角的岩石，經人際大河的衝擊，都磨成了光滑的卵石。

成了卵石的人，悠然自得地享受着融入群體的歡樂，而少數堅硬者，還在繼續忍受着煎熬。最後的那一些，無論如何不肯妥協的人就成了歷史上少數的偉人，或是英雄。

不要學會做自己。不要因為害怕別人誤會而壓抑自己的個性。是外向的人就保持自己熱情奔放和凡事愛爭露頭角的個性，沒有必要向別人解釋你並沒有想搶盡所有風頭的企圖；是內向的人，就保持自己安靜沉穩和不願總是拋頭露面的風格，沒有必要向別人證明自己離群而絕。天才總是善於保持自己的個性與世俗背道而馳，這或許也正是他們的與眾不同之處。如果貝多芬像普通人一樣周旋與世俗關係他還是貝多芬嗎？同樣，如果愛因斯坦像普通人一樣穿戴得整齊齊齊，他就不再是愛因斯坦。

不要因為害怕別人不理解而不敢做自己的事。既然自己認定何必要跟別人解釋理由呢？過於在意別人的意見只能說明你還不夠自信。哪個偉大的行動，在開始時不是一種極端呢？只有在完成後人們才張開了驚愕的嘴巴，然後慢慢接受。如果周星馳不是在被別人譏笑「連跑龍套都跑不好」時，仍堅持每天看《演員的自我修養》並不斷提升自己的演技的話，恐怕娛樂圈就少了一個「喜劇之王」了吧？沒有人會像你一樣完全站在你的角度為你考慮問題，因為沒有人比你更了解自己。

有哪一種創造不是對原有模式的突破？有哪一種天才行為不是對世俗的挑戰？

是清水就不要模仿海水的苦澀，也不要羨慕香水的芬芳，因為真水無味。

大膽活出自己！

情牽拔萃

——黎澤倫校長訪談記略

陳焯舜

一、小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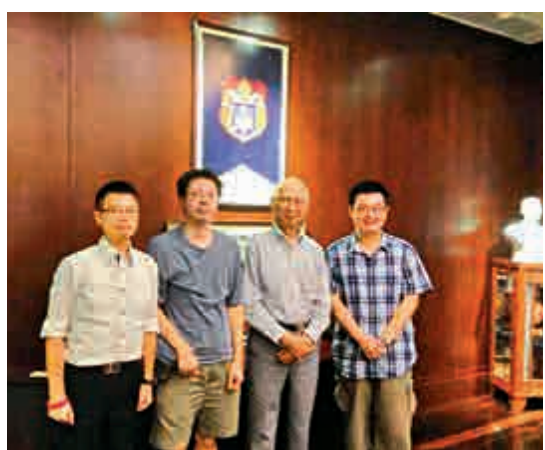
二〇一四年五月，得知睽違近二十年的中學校長黎澤倫先生（一九八三——二〇〇〇在任）抱恙，遂致電問候。電話中，黎校長依舊溫文爾雅，告知身體恢復得不錯，又表達了參觀新設拔萃校史館的意願。六月五日，我邀黎校長與中大數學系方穎聰博士、拔萃劉致滔老師在校史館相聚，訪談實況。當天黎校長精神矍鑠，談興甚高。他說：「除了大學和退休歲月外，我的整個生命就在拔萃。」令人動容。他又自言素性低調，曾幾度婉拒外界訪問；而這次會面者都是自己的學生，懂得如何問問題，不會產生誤會，大可暢所欲言。茲將兩小時的訪談內容整理如下，以饗讀者。

二、校園設施

一九二六年，拔萃從港島般咸道遷至旺角大石鼓山現址。如今被稱為舊翼（Old Wing）的王字形校舍，當時尚未建築第三層樓。翌年二月，由於中國局勢波譎雲詭，一支英軍強行徵用了新校舍，以維護英國在港利益，學校被迫遷往太子道口（今旺角警署）。一九二八年元月，學校遷回大石鼓山，新校舍的三樓已由英軍初步蓋好。據黎校長回憶，他任內的宿舍正在三樓，單位中有一壁爐。香港亞熱帶氣候，冬天似乎不必用到壁爐，該設施無疑是為英軍的生活習慣而建。不僅如此，黎校長還記得有次參訪加拿大某軍營，發現彼處的小木櫃竟和自己宿舍中的一模一樣。可知當年世界各地的英軍在建築時不僅有劃一規格設計，連材料都是統一從英國輸出的。

一九五〇年代初，兩層的獨立式校長住宅（俗稱蝦餃屋，原址在今小學部）建好，葛賓（G. A. Goodban）、施玉麟（G. S. Zimmern）、郭慎輝（S. J. Lowcock）三位校長先後入住。蝦餃屋與九廣鐵路相鄰，不時出現非法入境者；甚至有人因飢寒交迫，主動向校方投訴，校方聯絡警方的同時還要基於人道理由為他們準備食物。黎校長認為，如果自己徹夜遭偷渡者騷擾，次日恐怕無法工作；加上日後維修校長住宅耗費不菲，因此上任後不再搬入。此外，蝦餃屋尚未落成前，校長住宅又在何處？黎校長推測：今天的會計室面積頗大，且有獨立衛浴及廚房，當是戰前費士東（W. T. Featherstone）、舒展（C. B. R. Sargent）、葛賓諸校長的住所。

黎校長在任內並未建造新校舍，但在改善校園設施方面不遺餘力。他回憶自己上任不久，IBM公司主動提出願意捐贈二十五台電腦，條件是拔萃必



筆者（右一）與黎澤倫校長（右二）合影



黎澤倫校長題寫「樂道安常」

須開闢獨立房間擺設。拔萃作為津貼學校，資金極為匱乏，幸好一位從事裝修工程的學生家長及時答應以低廉價格建造IBM室。這就是全港第一間中學電腦教室的產生背景。又如拔萃地處大石鼓山上，水喉管道設置差強人意，而長期以來，水務署對待這個問題都頗為被動。直至有一年，一位任職水務署高層的學生家長得知此事，才態度友善而高效率地解決了難題。由此可見，在標榜管理理念先行的港英時代，人事依然舉足輕重。

三、校務安排

黎校長前任的郭慎輝校長時代，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，同學每年只考一次試。但黎校長認為，判斷一所學校的優劣，學業成績依然是重要因素，故上任後將一次年終考改為兩次期終考，以激勵同學發憤。黎校長不無自豪地回憶，他退休那年，拔萃的中五會考合格率達到了百分之百。此外，黎校長為改善同學的學習環境，也有冒大不韙而無悔的時候。如郭校長時代設立了經濟學教室，供同學學習

討論。但是後來，某位負責教師竟將圖書館所有經濟科圖書搬往這個教室，久假不歸。黎校長認為如此反而妨礙了同學在圖書館的溫習，於是上任後毅然決定關閉該教室。

課外活動方面，黎校長除繼承了前任對體育的重視外，更大力鼓勵同學參與校際音樂節。他還是教師時，便會幫忙聯繫協恩、培道、女拔萃等女校與男拔萃組織混聲合唱團。擔任校長後，拔萃在器樂和聲樂比賽中更是屢獲殊榮。

其次，黎校長指出夏令時刻的安排十分重要：課堂在中午一時許結束後，教師能有更多的時間去參與考試局的考卷批閱工作、了解校外的教學情況、乃至好好休息。校長認為，千禧年後徹底取消了夏令時刻，非常可惜。

四、校史意識

黎校長曾言自己與拔萃結緣六十餘年，每棵樹在哪裡都一清二楚，暮暮之情溢於言表。早在他中學時代，畢業紀念冊中便錄有同學韋漢賢所撰拔萃簡史。執教拔萃後，老師、師兄兼同事的楊俊成先生（J. L. Youngsaye）常常向他談及陳年掌故。長期的浸淫，培育出黎校長的校史意識。

一九六〇年代，司馬利先生（W. J. Smyly）應邀撰寫百年校史。黎校長記得當時有資深校友認為文稿內容不盡不實，甚至大發雷霆。也許正因如此，司馬利的校史稿始終未有付梓。黎校長不無感慨地笑言：「人人的回憶都不同，人人都認為自己就讀拔萃之時才是拔萃最好的年代，這樣一來，觀念怎會沒有偏頗呢？」

對於校史材料的去向，黎校長最為清楚。如禮堂兩側本來掛滿歷任校長及校董照片，到一九七零年代，郭慎輝校長有感於拔萃環境潮濕，還有白蟻為患，擔心這些珍貴照片受損，於是陳連同司馬利史稿及其他材料悉數託付香港檔案處保管。（目前禮堂中的素描像，則是郭校長邀一位同學臨摹照片而成。）又如郭校長擅長手工藝術，蝦餃屋中有三個手製十字架。郭校長退休後，兩個較小的十字架送給了九龍塘基督堂，較大的那個棄置在操場上無人過問，最後是一位何姓校友領去……如此不一而足。由於往事繁瑣，黎校長一直鼓勵我們問問題，喚起他塵封的回憶。這位老人所知掌故多不勝數，是一位無可替代的耆賢。

五、小結

兩小時很快過去，黎校長侃侃如故，絲毫未見他事先所擔心注意力不能集中的狀況。其間更有不少老師前來致意。我相信，他這個下午的心情是非常愉悅的。最後，黎校長展示了兒時親手做的集郵簿（他曾長期擔任集郵社顧問），並說會連同自己珍藏的多期校刊一併捐贈給校史館。此外，黎校長又應邀題寫「樂道安常」和「Teach us delight in simple things」書法作品兩件。近距離接觸下，我們發現黎校長有主見、有理想，卻十分內斂。當年我輩頑童無知，真可謂「只緣身在此山中」了！

文學的穿透力

易湘壬



過去兩千多年裡，中國出了幾百個皇帝。你能不能講出哪個皇帝的言行會直接影響你的生活，這可能是給你出了個難題。但那句「問君能有幾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」的詩，你可能有印象，這詩是下崗皇帝李煜寫的。他的話很精闢，很形象，很感人。無論當過或沒有當過皇帝的人都樂於認同他的話。幾十年前，一群生活在上海的朋友拍了部名叫《一江春水向東流》的電影，如今的八十後、九十後看那電影，也可能落淚。

莫言為什麼會獲得諾貝爾文學獎？這個問題很容易回答——因為他講的故事感動了一群瑞典人。莫言獲獎，瑞典人要了解中國人，便多了一個門徑。近日，作家麥家的英文版小說《解密》在二十一個英語國家同步上市。推出該書的不僅有英國企鵝出版集團，而且還包括持有二十二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作品版權的美國FSG出版公司。企鵝並將《解密》納入經典系列，與《尤利西斯》、《百年孤獨》、《洛麗塔》等作品並列。值得一提的，此前「企鵝經典」中只有《紅樓夢》、《阿Q正傳》、《圍城》、《色戒》少得可憐的中國文學作品。而且麥家的版稅是百分之十五，堪比當地暢銷書作家的水平。

文學是一種藝術。托爾斯泰說：「藝術是一種『人性活動』，它的要義只是：一個人有意地用具體的符號，把自己所曾經歷的感情傳給旁人，旁人受這些情感的傳染，也起同感。」有意思的是，這種「情感的傳染」是可以跨越族群、跨越國界、跨越時空的。

谷羽上網查找有關莊子的俄語資料，不期發現一組有關莊子的詩。組詩包含四首，頭兩首翻譯成漢語如下：「究竟誰是蝴蝶，誰是老莊？是誰在做夢，生活在夢鄉？難解難猜！我從小弄不明白！我只想吧姑娘跟給他區分開……說蝴蝶會做夢，並非事實。說老人夢中飛，亦屬虛虛。說世界會做夢，那倒是有可能是，我們並不都和莊子與蝴蝶相同？」詩歌語言簡潔明快，筆觸嫺熟老到，耐人咀嚼與尋味，若非熟悉莊子的作品，很難寫出如此神態超然的詩篇。谷羽急忙搜索與作者相關的資料，發現詩出自年輕女詩人之手，不禁感到驚愕。詩人名叫莉季婭·雷巴科娃，在莫斯科郊區工作。通過莫斯科的漢學家朋友幫助，谷羽得到了詩人的郵箱。他給雷巴科娃寫了信，向她表示敬意，同時提出了幾個問題，請她解答。當天他就收到回信。詩人在信中說，她不懂漢語，也沒有懂漢語的朋友。她小時候讀過翻譯成俄文的莊子寓言故事。談到創作組詩的靈感，她寫道：「靈感像隻神奇的鳥兒，自己從天上飛了下來。它從不受引誘，但既然來了，也不能輕易放過。記得是夏天，我坐在老李子樹下面欣賞盛開的甘菊，這種花往往能引來很多蝴蝶。其中一隻竟款款地落在我的手臂上。那是隻又大又美麗的鳳凰蝶。機緣巧合，我忽然想起了莊子與蝴蝶的故事……看起來有幾分相似：有蝴蝶、有太陽、有夏天的李子樹，還有莊子。在思緒紛紜之中萌發了詩的幼芽。」詩人對莊子的理解很獨特。她說：「莊子思考世界，思考人生。我很喜歡莊子這個人。在他身上，智慧與狂放相輔相成。這樣的人非常少見，知識與洞察結合，洞察與深思相連。而最重要的是莊子擁有內在的自由。」谷羽想，「莊子擁有內在的自由」——這是當代俄羅斯詩人與中國古代先哲的心靈溝通。中國文化走向世界，就是這樣通過個人的心靈感應而實現的。這種交流與溝通默默無聲，像輕盈的蝴蝶，落在雷巴科娃的手臂上……

警惕風雅官

朱國良



廉政風暴越刮越猛，內地民衆拍手稱快。你只要留意一下，就會發現近來一些被「揪」出來的貪官污吏，大凡還是一些所謂附庸風雅裝名士，裝腔作勢扮高士的人。對此，我們可以發現時下一些官員受賄名目字畫，收取古董文物，數量如此之多，價值如此之大，令人驚嘆，讓人憤慨！

近年來，這權錢的交易，那風雅之買賣，在有的地方風行了起來，甚至還成了一種「潛規則」。以送名人字畫、古玩文物而做敲門磚的，雖則出手也是動輒數萬百萬，但因為是所謂有文化之禮，行風雅之舉，送禮者有了理由，受賄者也心領神會，便於笑納，因而也滋生出了一些巨貪來。有的官員之所以喜歡受「雅」，一是愛好所致，二是可以升值，三是可進可退，風聲緊時可一退了之，遠比退還現金更掩人耳目，比收賄金更安全。因而，收取古董字畫成了一些官員受賄的最愛。

行賄被列入「雅」之列，並非寫言論的人用詞，而是人家行賄者招術，這種「雅賄」，你覺得是行賄，可是人家就是在「陽光下操作」：是一隻瓶子，是一件粗瓷，玩玩而已。送禮者恐怕還要說一句「秀才人情一張紙」而解嘲，——雖然這「半張」之「紙」不但高價，而且保值，比起送「孔方兄」來，那「人情」不知要厚多少，但畢竟完成了「大雅」。所以有些收藏者，實是打幌子，真受賄也！

「私慾一旦懷了胎，就生出罪惡來」。這種風雅之官，這種地下行徑，往往更隱蔽，更狡猾，更障人耳目！顯然，雅賄也好，雅送也罷，都是盜用或借用一種「名義」，雅點「小魔術」罷了。罪惡是要揭露的，伎倆是須戳穿的。物慾要填滿，也包含着利用權力的狡猾，天下的高裝，靈魂的包裝是最隱蔽的偽裝，它不可能是顯現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大庭廣眾之間的，它不可能大大咧咧、馬馬虎虎的，它也要做得自以為天衣無縫，人不知鬼不曉。隨着形勢的發展，反腐的深入，老虎式的橫衝直撞有所收斂，但狐狸般的狡猾恐怕會更加陰險。貪官大凡善偽裝，貪官總是裝風雅，也會用「三十六計」，也能「七十二變」，其手段會更高明，手法會更巧妙。這是毋庸置疑，我們要常常警惕注意一些新的手法和新的包裝，也就不妨從「風雅官」的標籤切入，順藤摸瓜，看破貪官「麒麟皮下的馬腳」。

採雞樞

陳培棟



在廣州市郊的荔紅時節，清晨活躍着一支支打着手電筒的「游擊隊」，竄進古老的荔枝林下尋找採摘「荔枝菌」。因為荔枝菌是深夜從白蟻窩裡長出來，果農們必須凌晨起床摸着黑夜，踏着閃閃的露珠，靠微弱的電筒光去採收。有時好運採到幾斤，天亮就運往酒家飯店出售，每市斤一百元左右，價值不菲。沒好運撞不到雞樞，就空手而歸。

從夏至開始，為期一個月時間，有車一族中午或夜晚就開着轎車到郊區的大排檔、酒樓、飯店去嘗鮮，嘆荔枝，食荔枝菌。在這些食肆周圍燈火通明，人頭湧湧，形成了一道荔香時節的風景線。

剛走到車站，就有一輛巴士。我跟我點頭告別，「真的謝謝您。」這是發自肺腑的感謝，特別是想到了之前的小人之心，內心充滿歉意。

「你自己小心點，如果不懂就問司機。」她叮囑我快上車，外人看來，我們不像陌生人，更像一個送女兒去坐車的母親。

上車後，隔着車窗，看到她還沒有走，站在原地微笑着跟我招手告別。

天氣晴朗，陽光灑在她的臉上，斑駁成美景。

恩師陳借安過一本書，叫做《天水圍十二節助》。裡面的人物都來自這個「悲情城市」，各有各的苦，為雲壓頂似得籠罩着她們的人生。

但我眼前的這個中年婦女，在她笑容洋溢的臉上，只看到歡欣和溫暖，彷彿有一片祥雲在她身邊圍繞。

我永遠記得那日，天水圍陽光燦爛。

天水圍的陽光

文林

我們都是任同一個方向，呼走了幾步看到了遠處的巴士站，心裡石頭終於放下了。主動開口跟她寒暄，「我第一次來天水圍，所以不太認識路。」

「我在天水圍住了很多年，是老街坊了。」她爽朗地笑着，像朋友一樣聊天，「就是去市區遠了點，其實這裡挺好玩的，空氣好。」她的言語間透露着對自己熟悉社區的熱愛，哪怕那是被外人形容成「悲情」的天水圍，也始終是她的家園。

「你已經不認識我的家園。」我輕輕地開口，「真的謝謝您。」

「我輕輕地開口，」我輕輕地開口，「真的謝謝您。」

「我輕輕地開口，」我輕輕地開口，「真的謝謝您。」

木蘭

木蘭

香港這個叫做天水圍的地方，它總是與「基層」「綜援」「一屋兩廁」那一些常態聯繫在一起。那裡面發生過接連三起絕人命的命案，使之成了一個被不幸魔咒所籠罩的神秘社區，遭世而獨立。

所以天水圍，又叫「悲情城市」。

但我曾在那裡，看過一道最美的陽光，從烏雲的縫隙中灑下，一如古人筆下「黑雲壓城城欲摧，甲光向日金鱗開」的盛景。

那天，第一次去天水圍的我，在街上迷路。

我左右躊躇的樣子引起了一位中年婦女的關注。她停下腳步，一直回頭盯着我。

當發現自己已被陌生人留意，而且還是在天水圍這樣比較偏遠的地區，警覺意識立刻亮起紅燈，腦海中不斷閃過《警訊》裡各種「迷途黨」、「祈福黨」的騙局橋段。我刻意避開跟她的眼神接觸，左顧右盼得想找人多的地方，余光卻發現她朝我走過來，嚇得我匆匆加快腳步準備溜之大吉。

她主動開口叫住了我「小姐，你需要幫助嗎？」

我結結巴巴得說，「哦，不，不用了。」

她沒有立刻轉身離開，反而耐心地問着我的眼睛，「展示一個笑容，關切地問『你是不是很悶悶地問着？』」

這下看清了她的樣子，看上去是普通家庭主婦的打扮，大約四十多歲，手上提着的環保袋裡裝滿了蔬菜水果，應該是剛從街市買完東西準備回家。

抱着「騙子應該不會拿那麼重的道具」的想法，我稍稍放下了心防。「是的，我迷路了。」

請問應該怎麼去地鐵站？」

「前面有巴士站，B17，都到地鐵站了。」話畢，她又細細地問，「你到地鐵站嗎？好像不確定。但是B1一定到的。你還是坐B1吧。穩陣D（粵語：我相對可靠的意思）。」